

·**凡尘一瞥**

朱集丁村的丁易、丁尔、丁山，父辈皆已作古。他们是堂兄弟，关系甚铁，年纪均在三十岁上下。丁易是情场高手，去广东打工几年就抱得美人归，回家从事龙虾养殖，收入颇丰；丁尔有小钱博大钱的本领，常年开着手扶拖拉机，走村串乡做各种农产品生意，腰包也不容小觑。刚刚虚岁三十的老么丁山就有点……他苦守着老家的三十亩农田，穷不死，也富不了，是兄弟几个中最不会来事的“一根筋”。

某日，丁易和丁山两人的老婆，被邻村的二流子袁二狗忽悠着去县城买减价商品。这一走，两个女人就再没回来。袁二狗也玩起了人间蒸发。警察一查，说两个女人疑似被拐卖了，不抓住袁二狗，一时间还找不到别的线索。

丁易闻讯，悲伤失望，整天喝得烂醉如泥，哭号着不想活了。有一天他从自家三楼跳了下来，幸好跌落在楼下的柴草堆上，只摔断了双腿。

丁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又劝丁易说：“哥，你傻呀？你摔死了嫂子就能回来？家里两个孩子咋办？”

丁易怨恨地哭道：“你不傻！老婆弄丢了，还像没事人一样！”

丁山说：“我，我要好好活着，养大我的女儿。”

丁尔嗅觉灵敏，听说县城郊区的幸福楼盘，预定定金十万，一万抵两万，三十万的房子，实付二十万就到手，一年后交房……他极力怂恿丁山一起买进，过几年再一转手，少不得稳赚百万！

兄长的话，丁山深信不疑，他取出积蓄十万元，跟丁尔到县城交了首付，只等再交十万，就可以坐收渔利了。谁知道，房地产行情风云突变，幸福小区楼盘烂尾了。

丁尔和大批受骗者上诉到法院。但开发商是个滚刀肉老赖，法院也无可奈何。受骗者围堵开发商家。开发商不急不恼，悠然自得地说：“还不是你们自己鬼迷心窍，现在哪里二十万能买到房子？你们得好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。这样，你们的钱可能、也许、好像、大概还有一点希望……”

气急了的丁尔骂道：“狗子的，老子的钱不要了，就买你一条狗命！”说罢

掏出匕首，刺向开发商。要不是众人眼疾手快地拉开，开发商就要“抢救无效”了。最后，丁尔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刑入了狱。

丁山去看看守所探监，说：“哥，你傻呀？你杀了那个人，钱也要不回来，还得坐牢。嫂子和侄儿咋办呢？”

丁尔怒道：“就你聪明？十万块不是废纸，那可是血汗钱哪！”

唉，两年之内，三兄弟美满的家庭都残缺不全了。

丁易下肢几近残废，暂时要靠轮椅走路，龙虾池经营不成了，想便宜脱手。丁山说：“哥，卖了龙虾池，你和侄儿就没有生活来源了。这样吧，池子不卖，你指挥，我帮你投喂饲料。收入归你。”

村邻背后嘀咕说：“山儿，说你傻，还真的没冤枉你。你劳神费力帮他喂龙虾，收入全部归他，你图个什么？”

丁山说：“我就图我哥家不能倒灶啊。”

丁尔坐牢之后，二嫂痛哭啼啼，准备离家出走。丁山极力劝阻说：“二嫂，你走了，两个侄儿就成为孤儿了。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，你就不心疼？……有

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应对。”二嫂会做农产品生意，但不会开手扶拖拉机。丁山就托人把手扶拖拉机卖了，换回一台相对平稳的电动三轮车，留住了二嫂。农产品都是笨重货物，买回来搬上搬下的事，丁山全包了。

村邻们摇头叹息说：“山儿啊，叫人说你什么好？你做的尽是些吃亏不讨好的买卖哟。”

丁山说：“只要能留住我二嫂，两个侄儿就是有妈的孩子。这笔买卖，一点也不亏！”

几年后，丁易、丁山的老婆被警察从边远山区解救回来了，丁尔因减刑提前释放，丁易的腿伤也基本治愈。另外，法院还帮丁尔、丁山追回了被骗的房款及利息。

四喜临门，丁氏兄弟三人团聚在一起，百感交集，气氛热烈。团圆宴席上，丁易、丁尔忽然双双给丁山跪下了，异口同声泣道：“老三，真的谢谢你！”

丁山扶起两位兄长，呵呵直笑。他那张开心的样子，还真像是个未谙世事的傻子。

·**岁月留痕**

村里“闲人”

北 雁

山巅白杨林的一块农田旁，二叔蹲在一棵倒下的又粗又大的枯柳上，面黄肌瘦，两眼无神，痴痴地静望着山的那一边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

他的嘴巴，吧嗒吧嗒地抽一支自制的老旱烟。猛抽一口，咳嗽几声。吐出的烟圈，在山草丛中慢慢移动，升腾而起，最后与天空的白云融为一体。

我慢慢走近，许久后他才发现我，抬头看了又看，才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回来了……”我还未张开嘴巴回答，他又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我愣了半会，生怕他责怪我说话吞吞吐吐，急忙回答：“哦，明天——天！”

二叔听后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“也是。你们平时太忙，回个家很不容易，就我这快进黄土的人，终于彻底闲下来了……”

二叔忙了一辈子，现在却说自己“闲”。我呢，似乎很忙，但又在忙什么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
我也坐在枯柳上，想和他聊几句。二叔又猛抽一口烟，深深咳嗽了好几声。

抽完最后一口，二叔掐灭烟头，很耐心地劝说起来：“‘吃’完烟后，一定要记得掐灭烟头，天气干燥，满山枯草，一个烟头可以烧一座山，毁一片林……”说着，他又突然问了一句，“你抽烟不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二叔咳嗽一声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抽最好，不下贱！”

聊了几句，二叔撑了一下锄杠才慢慢站起来，起身后一步一步走了。我想搀扶一下，他却说：“老了，站起来后就没事了……”

看着二叔走在山路上摇晃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突然一阵心酸。这辈子，二叔终于不那么忙了。等他真的闲了，成了村里人人知道的“闲人”，一辈子也就快要划上句号了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转眼又是好些年，再回故乡，二叔早已魂归黄土。一个人走在山路上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仿佛听见一阵熟悉的咳嗽声，转身一望，村里的一整条路空空的。

·**生活感悟**

大了三倍的馒头

苗君甫

那天傍晚，老公让我和他一起出去聚餐时，我正在和面，准备蒸馒头。

我说：“面都和好了，等面发了我就蒸馒头了，你自己去吧。”我又担心他叫代驾不安全，我还是和他一起去了，喝了点酒的他，有点晕。我开车带他回来，进门就想着赶紧让他去卧室睡觉，没想到他坚持要进厨房蒸馒头。拗不过他，我只好站在一边，看着他一系列疑似“晕晕乎乎”的操作。

因为他很少做馒头，没有经验，比我平时做的馒头大了三倍，不仅不精致而且也“毫无章法”，别说做什么花型了，连基本的揉面过程都被省略了，不过面已经发好了，揉不揉也不影响馒头口感，我就没有特意提醒他。

他搞定一切后，回头看我一眼，冲我大手一挥说：“你去睡吧，我定好闹钟坐沙发上等着，馒头熟了我就去睡。”看他离开厨房，我火速收拾了他留下的“案发现场”……等我从厨房忙完出来，他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俩孩子看着餐桌上硕大无比的馒头，疑惑地问：“妈妈，这不是你做的吧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嗯，这是爸爸的手艺。”老公一脸震惊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蒸馒头了？”我说：“昨天晚上，你吃完饭回来蒸的。”他明显回想不起来，完全不记得昨天曾经进厨房蒸馒头的事情，但看馒头的形状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仔细看看，其实这大了三倍的馒头，还挺有爱的。”

是啊，这大了三倍的馒头，确实挺有爱的，因为它们提醒着我被小事感动的瞬间，也提醒着我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小幸福。

很年轻的时候，总幻想着爱情是类似“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踩七色祥云”的大阵仗，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，“我的心上人是一个盖世英雄，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来娶我”。结婚16年的我们，早已把这样的大阵仗抛到了脑后，我们的爱情是“左手握着时光，右手拂过流年”的小细节，就像我们16年的日子一样，“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平凡之人，会在每个细水长流的日子裡疼我。”

16年来，那些被小事感动的小细节、被生活滋养的小幸福、被日子点亮的小温暖，一一闪过；

是他吃饭时，替我剥虾壳，自然地把剥好的虾放在我的盘子里；是他精心挑选草莓给我做的草莓酱，因为他说买的草莓酱添加剂太多；

是他早起给我做的无明矾的脆皮大油条，因为我说早上想吃豆浆和油条；

是他摆上餐桌的丰盛饭菜，因为我说我喜欢在家里吃饭；是他饭后争抢着洗碗，因为他说女人的手不能皴裂……

这曾经是年轻的我非常“看不起”的爱情，觉得土得掉渣、无趣得不像话，如果不能轰轰烈烈，我宁愿一辈子单身，也不要平淡的爱情，更不要走进乏味的婚姻。

但现在的我明白，我的爱情小了N倍，不再附加那么多要求，也不再在意那些所谓的阵仗，但这份小了N倍的爱情和大了3倍的馒头一样“了不起”：“了不起”在细致入微的妥帖和细水长流的陪伴，“了不起”在鸡毛蒜皮里的心有灵犀和凡俗生活中的相濡以沫！



皮影戏

陈心明 摄

·**心香一瓣**

童心坐标

樱 枫

同事因公出差，将妮娅托我照看，恰逢双休，我一人在家，别无它事，便满口应承下来。

妮娅十岁，读小学四年级，在校成绩优良，年年得“五好”，在家被视若掌上明珠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应该说妮娅属娇生惯养那一类。然而妮娅不，她除了聪明活泼、能歌善舞、有些小调皮外，并无恶习。相反，她很节俭。

有一次，妮娅早上上学买了两个馒头，吃了一个半，还剩半个，妮娅便用纸包好，放在口袋里。中午放学回家，有客人在座，菜已经上桌了，妮娅妈让她为客人添饭，妮娅听了，把饭添好端至客人和家人手中，自己拿出半截冷馒头就啃，因为是冬天，馒头自然冷硬如铁。妮娅妈看见，伸手就夺了下来，要往垃圾桶里扔。

客人中，有一个知道妮娅脾气的，便笑着说：“妮娅，你妈浪费粮食哩！”妮娅便扳过妈妈的手，夺回了半截馒头，边往嘴里塞，边嘟哝着说：“是的，你不是浪费粮食吗？”妮娅妈笑着说：“丫头啊，这冷的天，吃了要生病的。”妮娅听了，不情愿地把馒头放下，附着妈妈的耳朵说：“妈妈，您晚上给我蒸热了吃，行吗？”客人见状，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这件事后，认识妮娅的人都说妮娅是个懂事的女孩。这不，妮娅跟了我整整一下午。

门卫老张摆了个象棋摊，聚人气。春夏秋冬，天天有人对弈，杀得难舍难分，小小棋盘，深奥玄妙，寥寥几子，处处暗藏机关。棋摊上有两个常客，一个是王君，一般职员；另一个是李四，科室主任。李四下棋多自保，王君下棋多主杀。

那天，王君来晚了，李四已杀上了阵，王君就站在李四身后观战。李四走一步棋，王君心里就急，一急嘴里就嘟囔。首局，李四被对方团队杀败。

王君：“按我说的能输了？真是臭手！”李四：“看把你能的，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”

王君：“那你就回家跟你媳妇单练去，这里人多。”

又开战了，厮杀声几米外都听得清楚。王君：“走马，走马。”

李四：“别乱搅，走马要到猴年马月，出车。”李四没按王君棋招走，结果出了车，便丢了一个炮。

王君：“能得很！能得很！下棋要走一步看两步，你也太低级了吧？”王君口里说着，心也急了，直接把手伸向棋盘就要抓棋子走，被李四用胳膊拨到了一边。

我看书，她做作业；我看电视节目，她画画，对我没半点干扰。傍晚时分，肚子开始闹意见了，我一人在家懒得弄饭的，便带上妮娅上了“露天摊档”。坐下来，叫了两菜一汤，一瓶啤酒，给妮娅上了碗米饭，一根火腿肠，便自斟自饮了起来。妮娅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叔叔，这火腿肠好吃，我把它留到饭后吃，好不好？”我随意点了点头。

我依然喝着我的啤酒，妮娅依然吃着她的饭，桌上所剩不多，妮娅碗已见底，打算吃火腿肠了。不料，一位银发婆婆来到桌边，嘴里嘤嘤着什么，自然又是乞讨的。半晌，银发婆婆没有走开，妮娅瞅着我，说：“叔叔，怎么不给钱啊？”我说：“妮娅，叔叔没钱了。”妮娅疑惑地说：“没有钱还来吃饭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啊，是叔叔没零钱了。”妮娅一听，撅起了小嘴，皱起了眉头。俄顷，眉宇舒展开来，拿起火腿肠，递到了婆婆手中，说：“奶奶，您饿了吧，给您火腿肠吃，好吗？”银发婆婆嘴角牵动了一下，带着几分满足走了。我看见，妮娅那张稚气的脸上，露出了舒心的微笑。

我只知道童心无瑕，童心不可欺。然而我不知道，童心是如此令人肃然起敬，它有如可以参照出是非曲直、真假方圆的三维坐标，在泥沙俱下、名利充斥的世俗空间里，直来直去，无弯延伸。

·**世间万象**

棋 事

李拴伍

李四沉下脸说：“去，去，去，是我下，还是你下，就能。”

门卫老张喊话：“观者少动，观者少动。”大家都没在意，个个凝神定思。双方团队继续杀着。

王君一看丢了面子，在李四肩膀上推了一把，不想用力过猛，一下子让李四扑到了棋盘子上，李四不但拨乱了正在走的棋局，头还碰到了对方的头上，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李四转身就是一拳，正好打在王君的鼻子上，鼻血流了下来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众棋友挡挡慢慢，李四脸上的一块皮也没了。

棋摊乱了，门卫老张又喊了：“都是吃饱了撑得。”两人一阵对骂，众人也不劝而散。

第二天，李四与老婆急着火飞往厦门给儿子定亲。飞机上，李四不停地叹息：“咋弄

·**人生百味**

配角人生

张西武

周末，去乡下散心，在大姐家的墙角发现一盆土壤干裂、还没萌芽的花椒树。看着这棵干枯毫无生机的小苗，我想起了以前母亲侍弄的那棵繁茂的大花椒树。

大姐说，这就是很多年前母亲给的花椒树苗，但是它一直未能长大。由于花椒树不耐低温，在严寒的东北，花椒树很难养活，冬天放在室外就算盖上棉被、稻草，也一样被冻死；春天里，只有靠着未死的老根萌发的新苗延续新生命。

在东北，能把花椒树养大是一个奇迹。我家那棵花椒树，是母亲从山东老家带回来的小苗。每到春天，母亲把它搬到院落里，到了冬天再搬回屋里。在母亲精心的照料下，花椒树竟然奇迹般长大了，一直长到三米高，枝叶叶茂、生机勃勃。花椒树一直陪伴着母亲，直到母亲去世的那年冬天被冻死了。

花椒树没有婆婆的身姿，没有艳丽的花朵，更没有飘香的果实。一把花椒也不值几块钱，它不过是生活中的配角，做菜时有它也行，没它也可，没有人把它当回事，更没有人愿意费尽心思侍弄它。花椒树的配角色彩，像极了母亲的一生。当时，男尊女卑、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还残存着，母亲一直甘当一个家庭的配角。父亲是一个家的重要劳动力，而母亲只能做些家务。由于家务繁杂，导致母亲经常丢三落四，放下的物件，转身就找不到了。炒菜不是忘了放盐，就是放重了，把父亲气得直吼。有一次饭做好了，母亲去菜园摘黄瓜准备回来拌菜吃午饭，到了菜园看到鸡刨地，打鸡撵狗后随手拿起镐，开始整理鸡刨乱的菜地，让一家人等了许久也没有吃上饭。

母亲的粗心，经常成为父亲揶揄的话柄；而母亲的倔强，总是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。母亲坚持不让孩子们辍学回家帮忙种地，让我们家生活越来越艰难；

·**凡人心迹**

枇杷青黄等伊人

王 晓

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我在大院枇杷果由青变黄的过程中，感受夏天由浅入深。

大院，机关办公大院，大家习惯这么叫。楼还是老苏式，纵使城市不断扩建，高楼林立，这大院一直这么古朴幽静。庭院里树木简洁端庄，几株枇杷高大蓬勃，一天至少四次从枇杷树旁经过。

冬天开花，不起眼，白中夹黄。清明前后能看到鼓起青青的果子，蚕豆大，牛眼大，乒乓球大，慢慢长，四五个团在一起。清明要明谷雨要雨，到了谷雨前后，有了雨水的滋润，枝头果子日渐饱满，转眼立夏，果子明黄浅黄，小满来临，那果子就成橙黄色，诱人了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会瞄准低垂的够得着的枝杈上大的个枇杷果够下来，常常靠近细看，早有果子摘过的痕，有人先下手为强了。那些和我一样的馋猫，应该来握个爪爪，为我们共有一颗凡心。好奇怪，只见枇杷少，从来没见够果子的人。

大院有几棵这样高大的枇杷树，每年结的果子数量惊人，低处的大都被大家这样采摘了，高处的需要工具，还不能工作日采摘，形象不佳，那是留给保安、保洁师傅们的专利，没有谁怎么分配，自然而然的。

这样的树真好，既美化环境，一年绿到头还产出丰富，夏令应季水果，自然熟，比街头卖的好吃多了。大院是铁打的营盘，行走其间的人都是流水的兵，有得意就有失意，有落花就有流水，有芜杂就有清澈。这几棵枇杷树，在许多人心目留下倒影，纵是主动或者被动忘记许多事许多人，也一定记得大院枇杷的味道。

母亲每年不断孵小鸡，饲养的鸡越来越多，粮食年年不够吃；母亲爱花如命，园边地头、窗台墙角挤满了花，侍弄花草常常耽误了做饭……家里总是矛盾不断，父母几乎天天争吵。面对争吵，母亲常常选择忍气吞声，却内心坚定。在那个愚昧的偏僻乡下，配角母亲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母亲省吃俭用，历尽艰辛抚养了六个孩子长大成人。我们家除了三姐意外辍学，其他五个孩子全都上了高中或中专，这在连吃饱饭都困难的年代，无疑也是一个奇迹。

自从我走上写作道路，写过无数怀念、记录和赞美母亲的文字。有人问，你为什么很少写父亲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不由得思考起这个问题。前些天在《世说新语》中读到一个小故事：东晋名士谢安问主簿陆退：张凭为什么只写了悼念母亲的诔文，不写悼念父亲的？陆退回答道：“丈夫之德，表于事行；妇人之美，非谏不显。”意思就是说，男子的美德可以从他们的事迹中表现出来，而女子的美德只能借助诔文来传扬。我顿时豁然开朗了。过去的女人一生都是配角，乡邻间甚至都没人知道她们的姓名。过去的那个年代，母亲一生都在公婆的强势下委曲求全，操劳家务，伺候父亲，抚养孩子。是我的母亲影响着我的一生，伟大的母爱让我终生难忘。

看着大姐家角落里干枯的花椒树，我思绪万千。花椒树和母亲一样，都曾是我们家的配角，花椒树这个配角默默地陪伴了母亲几十年，早已成了母亲生命的一部分。母亲就像花圃里陪衬鲜花的绿叶，就像浩瀚夜空烘托明月的繁星，然而她却把配角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，成了这个家最坚强的支柱，给了儿女最伟大的爱。

做配角的母亲，就像阳光一般无怨无悔地普照大地。时光深处，母爱无声，不求回报，代代相传。

在心里装着一棵散发果香的树，不难。每天靠近它，闻闻味道，适意。

最喜欢这个时节的枇杷树。黄果累累，在绿叶缝隙里招摇，如一闪一闪的小星星，晃人的眼。绿叶更甚，较之冬天，此时的枇杷叶肥厚青碧，这两天强对流空气导致的强降雨让它们饮得酣畅，油绿可鉴。果子也如发酵般大了起来。大树如母，坐等果与枝的小别离，那份安详、满足，让人欢欣。果核回归大地，以新幼姿态和大树母亲重聚。两棵枇杷树下有不少新生的小树苗，有人们吃的果随手扔下的核，也有鸟啄下的，这里的鸟是幸福的，最高枝最甜的果，人们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它们尝鲜了。

枇杷树的小树苗，还被人们带到远方去栽种。我乡下老家屋前屋后栽下的枇杷树，就是这几棵大树的子孙。它们树形美，果子大，味甜美，多栽几棵又何妨？当初笔杆高的小苗，三四年下来，也快到屋檐高了。等孩子们长大，树冠大如伞，满树繁果不是梦。

每搬一次家，我的屋旁总有一两株枇杷树。成家后第一个住处——长江边的寓所前，两棵枇杷树也高大惊人，果子小一些，味道更甜，本地品种。十多年不在那里住，有一回有人要租房，先生陪我回去处理。一开门，他连连惊叹，这两棵枇杷树长这么高啦！多好的树呀，坐在树下，喝喝茶，读读书，肯定舒坦。

那两株他不经意的树，终于让他致敬，喜爱，由衷赞美。我这个栽树人自豪得很。

一年又一年，枇杷青又黄，它在等谁？

室辩论，双方各执一词，都说有道理，互不相让。最后，王君的儿子说：“如果你不承担我父亲的住院费，就上告。”李四也没客气，说：“就这么大一点事，要告你告去。”

三天后，李四得知县上要提拔一批副科级领导，自己在推荐人选之列，这下李四慌了，急急找人给王君带话，让王君儿子不要告了，一切都好说。王君答应李四要求，但要李四赔偿医药费、护理费、住院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：一万五千六百元。

事情因下棋而起，李四找到门卫老张出面调解，最后是李四赔偿王君八千八百元了了事。和解后，两人都吁吁门卫老张，此事丢人，不宜外传。

二周后，李四被正式任命为副科长。那天，李四对门卫老张说：“早知道我副科长提拔那么顺利，给王君少赔点又能怎样？”又过一天，王君对门卫老张说：“早知道李四要提拔为副科长，让李四多赔点又有何妨？”

门卫老张被李四王君说得不知如何回答，心里狠狠地骂道：“还吃国家饭呢？真是……”

那天，王君的儿子将李四堵在了办公